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三十二回 方士進丹藥 宮女競冰盤

詩曰： 迷花豈不太歡娛？只恐柔魂不耐酥。

天下紅顏消未盡，一身白骨已先枯。

要尋死路人偏有，欲覓仙丹世卻無。

好色不須求妙藥，安排陵寢省工夫。

話說煬帝日日與眾美人幼女行樂，怎奈精神有限，一日一日只管疲憊將來。每日家只靠笙歌與酒杯兒挾住，若一空閒，便昏昏思睡。一日初睡起，正在瑣窗下看月寶撲蝴蝶耍子，忽一個內相來報導：「蕃釐觀瓊花盛開，敢奏聞萬歲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瓊花直到今日，方才看著。」隨傳旨排宴蕃釐觀，一面差人宣蕭後共十六院夫人到迷樓中來，好同去賞瓊花。不多時，蕭後與眾夫人宣到。煬帝說道：「瓊花乃是江都一種異花，天下再無第二株。朕從來不曾看見，今日聞得正在開花，特召御妻與眾妃子同去一賞，庶不負江南好景。」蕭後道：「瓊花名占江都，陛下前一次來，為何不曾看見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前次來時，剛剛開過，故未曾看見，朕心深以為愧！不期守到今日，一般也有守著的時候。」蕭後道：「守便守著了，也虧陛下好耐性兒。」煬帝笑道：「耐不得，卻也沒法。只好今日到花下多飲幾杯，以消年年渴想。」蕭後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煬帝遂命發駕，自同蕭後上了玉輦，十六院夫人及眾美人幼女，都是香車，一齊望蕃釐觀而來。正是：

金輿玉輦七香車，絡繹縱橫道路遮。

試問六龍何處去？蕃釐觀裡看瓊花。

煬帝與蕭後，到了觀中，進得殿來，只見大殿上供養著三清的聖像。殿宇雖然宏大，卻東頹西敗，不十分莊嚴齊整。聖像也都狼狽狼狽，不令人起敬。蕭後終是個婦人家，敬信神明。看見聖像，便要下拜。煬帝忙止住說道：「朕與你乃堂堂帝後，如何去拜此土木偶像！」蕭後道：「神明赫赫有靈，人皆賴此庇佑，陛下不可不信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不必論他有靈無靈，且看他的殿宇形象；若能庇人，何不自庇一庇？」蕭後道：「神明只恐皮相不得。」煬帝道：「今日且皮相他一遭，看他有何靈顯？」因問左右道：「瓊花在於何處？」左右道：「在後邊台上。」原來江都這株瓊花，乃一仙人道號蕃釐，因談仙家花木之美，世人不信，他遂取白玉一塊，種在地下，須臾之間，長出一樹，開花與瓊瑤相似；又因種玉而成，故取名叫做瓊花。後仙人去了，鄉里詫為奇怪，遂蓋起一所蕃釐觀來，以紀其事。此花只有一丈多高，花色如雪，蕊瓣團團就如八仙形狀。香氣芬芳異常，與凡花俗草，大不相同。故此擅了江都一個大名。當日煬帝與蕭後才轉過後殿，早遠遠望見一座高台上，瓊堆玉砌地白了一片，異香陣陣撲面飄來，煬帝滿心歡喜，對蕭後說道：「果是名不虛傳，今日見所未見矣。」滿肚皮打點到花下去痛飲。不期事有湊巧，將走近到台邊，忽然花叢中捲起一陣香風，甚是狂驟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亂捲非無意，不知誰指揮。

吹來寒撲面，飄去冷侵衣。

細逐濃香舞，紛驅淑氣飛。

蓋緣花作祟，故此弄春威。

眾宮人太監見大風起，慌忙用掌扇與御蓋團團將煬帝與蕭後圍在中間，只等風過，方才展開。煬帝再抬頭看花時，只見花飛蕊落，雪白的推了一地，枝上要尋一瓣一片卻也沒有。煬帝與蕭後看了，驚的癡癡呆呆，半晌作聲不得。還是蕭後說道：「才進去時，還望見滿樹是花，如何一陣風就都吹落，有這等奇事！」煬帝大怒道：「一樹好花，朕也不曾看個明白，就落得這般模樣。殊可痛恨！殊可痛恨！」回頭又見台上搭起一座賞花時的錦篷，篷中的筵宴俱安排的齊齊整整，兩邊簇擁著笙簫歌舞，甚是興頭。只奈台上瓊花落得乾乾淨淨，十分掃興。

欲要竟自回去，卻又辜負來意；欲要坐下飲酒，又殊覺沒有情致。沉吟了半晌，心下一發氣將起來，對蕭後說道：「這哪裡是風吹落，都是花妖作祟，不容朕見。不盡情斲去，何以泄胸中之恨！」隨傳旨叫左右斲去。眾夫人忙勸道：「瓊花天下只此一株，若斲去，便絕了天下之種。何不留下，以待來年？」煬帝怒道：「這瓊花，朕一個巍巍天子，既看不得，卻留與誰看？今已如此，安望來年？便絕了此種，有什麼緊！」連聲叫斲。眾太監誰敢違拗，就將儀仗內的金爪鉞斧，一齊動手。登時將一株天上少、世間稀的瓊花，連根帶枝都砍得粉碎。正是：

瓊花本是仙人種，不與庸愚流浪看。

寄語君王休怒斲，香魂滿地已先拚。

煬帝既斲倒瓊花，也無興飲酒，遂同蕭後上了玉輦，便叫發駕還迷樓。蕭後在輿中對煬帝說道：「這花明明看見，忽然就落，莫非是方才戲侮了神明，神明弄神通來顯應陛下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朕為天子，乃人神之主，誰敢在朕面前來弄神通！若果如此，朕就連這所蕃釐觀都拆毀了，看他如何？」蕭後道：「這觀中乃玄門，與鬼神不同，或者什麼仙人來遊戲，也未可知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看得仙人這般容易，哪裡就有在觀中？」二人正閒論處，忽許多軍衛簇擁了一個道人來奏道：「這道人攔了大路，不肯迴避，又口出胡言，故拿來請旨。」煬帝將那道人上下一看，只見：

穿一件破衲頭，七拼八補；戴一頂舊唐巾，前矮後高。縷子腰間，接而復接；麻鞋腳下，穿之又穿。背上藥葫蘆，大大小小；手中水火扇，縷縷絲絲。雖然是草木形骸，卻無一點塵俗之韻；縱然非廟堂氣象，倒有幾分山野之風。若非教世乞兒，定是度人仙客。

那道人拿到面前，全不為禮。煬帝便問道：「朕一個天子，乘輿所至，神鬼皆驚。你一個遊手小民，如何不肯迴避？」道人道：「俺方外之人，只曉得長生，只知道不死，哪管什麼天子？誰問什麼乘輿？」煬帝道：「你既是方外人，不知天子乘輿，就該原在山中修你的心，煉你的性，又到這輦轂之下，來做什麼？」道人道：「因見世人貪淫好色，自送性命，俺道人在山中無事，偶彩百花合一種丹藥，要救度世人，故此信步來賣。」煬帝道：「丹藥有何好處？」道人道：「固精最妙。」煬帝正因精神疲憊，不能快意。聽見說丹藥固精，就回嗔作喜，連忙說道：「丹藥既能固精，不消賣了，可獻來與朕。若果有效，朕當重重賞你。」道人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遂將一個小小葫蘆解下，傾出幾粒丸藥遞與近侍，近侍傳與煬帝。煬帝看那丸藥，只有黍米大小。數一數，剛剛十顆。煬帝笑道：「這藥又小又少，能固得多少精神？」道人道：「金丹只消一粒，用完了，再當相送。」煬帝道：「你在何處居住？用完了，好來尋你。」道人道：「尋俺卻也不難，只到蕃釐觀來問便知。」

說罷竟長揖一聲，搖搖擺擺向東而去。煬帝因得了他的丹藥，便不與他理論，收好了藥，方叫回鑾。須臾之間到了迷樓，煬帝與蕭後眾夫人，同入樓中坐下。因在蕃釐觀中不曾吃酒，隨叫看宴。不多時排上宴來，大家圍坐而飲。飲不多一會，煬帝因得丹藥，一心要去試驗，便無興飲酒，巴不得蕭後散去，又不好明說，只是連連將酒來勸。指望灌醉了蕭後，便好起身。不期自家心裡甚急，蕭後卻轉情閒；又有許多夫人，未免也要應酬。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吃來吃去，不多時，煬帝倒先自醉了，倒在席上，不能動彈。蕭後忙叫吳絳仙、袁寶兒、眾美人扶上轉關車，送入散春愁帳中去睡。蕭後與眾夫人又重新呼盧浮白，直痛飲到日色沉西，方上輦回宮散去。

卻說煬帝酣酣一覺，及睡得醒時，早已漏下二鼓矣。煬帝一醒來便問道：「娘娘幾時回宮的？」眾美人道：「傍晚方回。」煬帝就要爬將起來，不料人是虛的，又因春睡未解，頭才豎起，忽然就要昏暈，慌忙依舊睡下。眾美人隨取了一杯新茗來吃。煬帝心

下急思量要試藥，見害起酒來，十分著急。略睡了一睡，畢竟慾火按納不下，隨取一粒丹藥，嚙在口中，隨吸了一口茶去化他。誰想那丹藥有些妙處，拿在手中，就如鐵硬，及放到舌上，渾如一團冰雪，也不消去咀嚼，早香噴噴化做滿口津液。一霎時精神煥發，春興勃勃，再坐起身子來看時，哪裡昏暈？一頭宿酒都不知消向何處，精神陡長，比平日何止強壯百倍！煬帝滿心歡喜，甚羨丹藥之妙。又捱了一會，擋不得滿腔火熱，便顧不得好歹，伸手將吳絳仙拖了帳中去作樂。尚還不足，更把袁寶兒、杏娘、妥娘、朱貴兒等十數個寵愛美人，俱已幸遍，又傳旨宣韓俊娥。原來韓俊娥因蕭後要她相伴，故留在苑中，未曾帶來。眾內相聽得要召，慌忙飛馬而去。

此時已有四更天氣，宮中俱已睡熟，內相隔宮門傳進旨去，一層一層，直傳到十六院。此時韓俊娥已在夢魂中，忽被宮人喚醒說道：「皇爺有旨，立時宣召。」慌忙走起身來，蒙蒙朧朧穿了衣服，也來不及收拾，就走出宮，騎上馬，隨著眾內相到迷樓中來。煬帝看見韓俊娥衣衫散亂，雲髻歪斜，一段睡的光景，甚覺嫵媚撩人。一到面前，煬帝隨斟一大杯，賜與韓俊娥；韓俊娥飲了，煬帝又叫再斟。韓俊娥一連飲了三杯，煬帝也吃了一巨觴。酒飲完，二人情酣意暢，交頸而眠。這一覺香香甜甜，只睡到日色沉西，方才醒了起來梳洗。及左右排上早膳，眾美人走攏來時，宮中又報掌燈矣。大家吃了飯，各處去閒耍半晌。煬帝見沒事做，依舊將丹藥嚙了一粒。

那丹藥真個神奇，嚙在口裡，哪消半個時辰，便發作起來。藥一發作，煬帝便按捺不住，照舊例從吳絳仙、袁寶兒一個個細幸起來。幸到臨了，依舊是韓俊娥結局收功；睡到次日，仍舊是傍晚才起。起來只吃了酒飯，便依舊嚙了丹藥，與眾美人淫蕩。接連數日，俱是窮日夜之功，以縱淫樂，哪裡管江山瓦解，社稷冰消！此時天下，黎陽已反了楊玄感，洛陽已反了李密，馬邑已反了劉武周，豫章已反了林士弘，河間已反了竇建德，南陽已反了朱粲，榆林已反了郭子和。其餘盜賊紛紛蠶起，不能盡載。羽檄如雪片一般，都亂傳到江都來。虞世基知道煬帝惡聞盜賊，但按下不敢奏聞。煬帝滿心只道天下有泰山之安，終日只是狂淫浪欲，以圖快樂。正是：

天下已危如纍卵，宮中猶恨不風流。

誰知兵燹臨身日，一片全屍不可求。

煬帝與眾美人日夜盡興為歡，樂不可言。不期幾粒丹藥吃完了，精神便照舊消索。再要去狂淫時，哪裡還有那般本事。煬一煬便化，換一換就酥。行幸得一度，便有一二日不得鼓舞，殊覺十分掃興。忽想起道人說在蕃釐觀中，忙差前日跟隨認得這道人的幾個太監，前去尋訪取藥。眾太監尋訪不出，只得要回宮復旨。不期剛走出觀門，只見對門照壁牆上畫著一個道人的像兒，忙近前看時，卻與前日賣藥的一般模樣。手中也拿著蒲扇，背上也掛著葫蘆。眾太監都著驚道：「原來前日的道人是個神仙！」欲要拿像兒去回旨，卻又畫在牆上，扛抬不動。忽見旁邊題詩四句，遂抄寫了來奏知煬帝。煬帝接詩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治世休誇天子尊，須知方外有玄門。

贈君十粒靈丹藥，銷盡千秋浪蕩魂。

後寫著蕃釐道人題。煬帝看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就是蕃釐仙人，怪道丹藥這等靈驗！以此看來，前日瓊花吹落，一定也是仙人遊戲了。」隨傳旨叫畫院官去臨摹那個像兒。及畫院官到得照壁邊要臨摹時，那像兒早已漸漸磨滅，須臾之間，不可見矣。眾人奏知，煬帝一發驚訝不已。因想道：「前日送荔枝，也是仙人；昨日賣丹藥，也是仙人。可見仙人世上原有，何不差人各處去訪？或者又遇著一個有丹藥的仙人，也未可知。」遂吩咐眾內相道：「你們可到各處尋訪，不論道人羽士，但有丹藥賣的都一一買來，不可錯過。」眾內相領旨，忙分頭四下裡去尋訪。真個天下事，無假不成真。只因煬帝有旨尋求丹藥，早驚動了一班燒鉛煉汞的假仙人，都將麝香附子，諸般熱藥製成假仙丹，來哄騙皇帝。也有羽衣鶴氅，裝束得齊齊整整，到門首來獻的；也有破衲頭，醜醜裝做瘋魔之狀，在街市上賣的。這個要千金、那個要寶換，並沒一個肯白送。眾內相因煬帝要得緊，又恐是真仙人一時惱了飛去，沒處跟尋，只得下高價逢著便收。

不多時，丹藥就如糞土一般，流水的送入宮來。煬帝得了，也不管是好是歹，竟左一丸，右一丸的服了，與眾美人狂蕩。原來那藥一味都是興陽之物，吃下去了倒暖暖烘烘，有些熬煉。煬帝滿心歡喜，只認作仙家妙藥，今日也吃，明日也吃，不期那些熱藥發作起來，弄得口乾舌燥，齒裂唇焦，心胸中就如火燒一般，十分難過；見了茶水，就如甘露瓊漿，不住口的要吃。一日到晚，吃上幾百盅猶不暢意，心下著忙，只得宣御醫來看。此時巢元方留在東京，不曾帶來，只有御醫莫君錫聞旨，慌忙到迷樓中來看。看了脈，隨奏道：「陛下聖恙，皆由熱藥服多，五內煩躁，須用清涼之劑慢慢解散，方能萬安；又且真元太虛，不宜飲水，恐生大疾。」隨撮了兩貼解熱散火的涼藥獻上。煬帝道：「朕心煩燥之極，藥力恐緩，卻將奈何？」莫君錫道：「內用藥治，外面可多取些冰盤，放在案上，時時玩視，亦除燥解煩之一術也。」煬帝大喜，隨傳旨叫取冰。

不多時，取了幾大盤冰，放在面前。煬帝細細注視，心下稍稍安些，便行住坐臥，俱不離冰。眾美人見了，都去買冰堆作大盤，放在案上，以邀煬帝來遊幸。一個買動，個個都買。這迷樓中有千房萬闔，無一處不推列冰盤。須臾之間，冰價湧貴。藏冰之家，皆獲大利。正是：

楚王愛細腰，宮中多餓死。

死且不復惜，冰盤可知矣！